

我家客厅窗外的防盗窗上,放着三个瓷质的粗糙的不很雅观的所谓的花盆。一个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含羞草,另外两个花盆里面也分别种着一株含羞草。

那是一年春节期间,我和6岁的孩子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像装八宝粥那样的漂亮的罐子,拉着我非要我去看去买不可。我说你喜欢的东西无非是些玩具,有什么好看的。她说,不是玩具,是含羞草,非常漂亮。我仔细一看,那个金属罐子外表的图案确实很漂亮,上面的说明介绍里面是含羞草的种子,还告诉顾客怎么种植。我没有细看,孩子坚持要,也就买下了。

回到家,孩子就急着要种植。但是她毕竟识字不多,看不懂种植办法。于是,她就缠着她的姐姐为她种植。姐姐一看,说:“小傻瓜,现在天气太冷不可以种植啊,等到三四月的时候再种植吧。”

春节过后,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小家伙不知不觉独自就种植了含羞草。于是她天天去看种子是不是发芽了,是不是长出来了。也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渴望和期盼,有一天,她突然大声惊叫:“爸爸,快来。你看,含羞草发芽了!”我一看,两片嫩黄的芽瓣在罐子里面的土壤中羞涩地露出半边的脸儿。我为孩子的兴奋感染着高兴着,嘴里却是啧啧:“天天就是含羞草,当得吃饭睡觉?也不要读书学习了。”

❖ 乡土视野

放

牛

孙先运

童年的放牛时光是美好的。现今每每回到村里,我总会不自觉地沿着从前的放牛路线去走一走瞧一瞧。虽然曾经通畅的小径早已被疯狂无序生长的杂木荆棘所遮蔽,但我仍会用棍子或双手费力地扒开遮蔽物,往前艰难地走上几步,去觅寻儿时留下的欢声笑语和深浅不一的足迹,去回味儿时的童真和无邪。

我家共喂养过两头牛,一头是大队分割生产资料时分给我家与另一家共有的老黄牛。由于我当时年纪尚小,看护这头牛的任务主要由哥哥和姐姐承担。因此,对这头牛我没多少感情,印象也不太深。另一头是一头两三个月的母牛,它身披金黄色亮丽的皮毛,看起来特别健壮。这头牛我前前后后看护照料了三年,对它我感情颇深。在读书期间,我每天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进牛栏,一手牵着拴在它鼻孔里面的缰绳,一手拿着语文课本,我们一前一后来到了青草悠悠的田埂上。看着埋头啃着青草的小黄牛,我的心里总是甜滋滋的。下午放学一到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跑进牛栏看牛还在不在栏里,如果在,我就会快速胡乱地吃完饭,然后开心地赶着牛,吆喝着同伴一块去山上放牛。每次放牛回来,我还会用镰刀割一些牛够不着的高坎上的青草,捆好后背回家给它加餐。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两年后的一天,一向健康壮硕的黄牛在怀孕几个月后生病了,变得不爱吃草,有时连我辛辛苦苦割回的青葱嫩绿的草也不愿意嚼上一口。爸爸多次请来乡里的兽医给它医治,却总不见成效。看着日渐消瘦的它,我急哭了,总是不自觉地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它……在梦里,我无数次自责,责怪自己的监护不力,有时甚至眼泪汪汪地哭醒。没过多久,黄牛生产了,产下了一头没有毛发、瘦不拉几的小牛犊。这头小牛犊看上去奄奄一息,再加上黄牛产下小牛犊时没有奶水,爸妈感觉小牛犊难以存活下去,趁我上学的时候,将小牛犊丢到村口拱桥下面的溪坑里。回家得知这个情况后,我饭也没吃就急匆匆赶到溪坑旁。看到半身没入水里、微喘着气的小牛犊,正用可怜兮兮的眼神向我求救,我心里涌出一股救死扶伤的使命感。立马跑到离拱桥最近的一个伙伴家,与小伙伴一起商量如何挽救这头生来就命运多舛的小牛犊。两个少不更事的小孩嘀咕了半天,最后决定,从伙伴家的饭锅里掏些凉饭,用清水搅拌和稀,再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给小牛犊吃。但事与愿违,小牛犊对我们给它精心准备的食物根本不感兴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牛犊慢慢地闭上眼睛,离开这个它刚来不久的世界。

后来,那头黄牛也因无法医治,卖给了一个商贩。为此,我沮丧了好长一段时间。每每回想起照料这头黄牛的日子,脑子里不时浮现出它埋头啃草时乖乖的模样,以及它看到我时一边甩动着漂亮的长长的须尾、一边用我熟悉的声音嘶嚎叫唤着跟我打招呼的情形,心里总是酸酸涩涩的。

此后,我家再没有喂养过牛,我也再没有上山放过牛,那段放牛的美好时光渐渐离我远去。如今,每每回到曾经走过的熟悉的放牛小径,眼前总会出现那头可爱的黄牛和可怜的小牛犊的影子……

(孙先运,任职于市信访局)

❖ 精神家园

羞答答的含羞草

敬东东

不知道过了多久,含羞草一天天长大了,而且长出了许多株,簇拥在一起。孩子她妈说:“这么多的含羞草长在一起不行,要移栽了。”是啊,树大要开枝,人大要分家,花多也要移栽。有一天,孩子的表哥来家里玩,看到漂亮的含羞草,说要带些回家。我说,正好给拥挤的含羞草找到一条出路。孩子她妈毫不犹豫地送给他两株。过了一段时间后,剩下的含羞草突飞猛长,又显得拥挤了,而且它们的茎一天天地粗了。大家挤在一起,好像显示出了火药味一样,又要给它们“分家”移栽了。

移栽花草,说起来一句话,做起来却不容易。在煤房找出几年前堂哥弄来的三个不像样的花盆,开车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一个熟人,在别人的菜地里挖来一蛇皮袋子土带回家,移栽含羞草的事情才圆满完成。

孩子的耐心是有限的。“扯新新”虽然是方言土语,却是孩子们做事心血来潮没有韧性难以坚持的特性的生动表达。种植含羞草的初期,孩子几乎每天都一次或者

多次要看看它,要它为它浇水,甚至要用手去把种子抓出来看看是不是发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就渐渐淡忘了自己曾经念念不忘的含羞草。我只好为她代劳打理。每到这时,我就告诉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能坚持,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成效。而且,你种了含羞草,人家也是一个生命,你不去浇水、施肥,它就干死了、饿死了。你既然种植了它,就要对它负责,知道吗?”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到了夏天,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走到窗前看看那三株含羞草。我为它们浇水,观察它们的成长,欣赏它们的风姿。每株含羞草也就一根主干,主干上面生出不多的枝干,枝干上面长出许多椭圆形的叶子。含羞草和绝大多数的花花草草一样,也是绿色的,是那种嫩绿。绿色中隐约显出一些淡黄,如是,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

我曾经纳闷,为什么要给一种花草起名“含羞”二字呢?花草又不具有人所富有的情感和表情,会知道什么害羞与不害羞。在这几个月的栽种中,我才真正明白,原来给

它起名的人是何等富有诗情画意,这个名字用在它的身上是何等贴切!

每到傍晚,含羞草会随着天色的黯淡,靠近的两片叶子就会逐渐一一合拢。早上,随着天色明亮,它的叶子就会缓缓地打开。每当有人碰到它,被碰到部分的叶子就会立即合拢,小小的枝干就会垂下,活像一个害羞的孩子羞涩地低下自己的头。含羞草在小的时候,它的身子似乎具有很好的柔软性,每当被人碰触,叶子就会往枝条收拢,小枝干就会最大限度地往下垂。长大后,身子的柔软性似乎要差一些。多么具有人性的花草!每当有风吹过,虽然含羞草的枝叶在风中摇曳不停,但是它们并不像被人碰触一样立即合拢叶子垂下枝干。好像它们能够区分风的吹拂和人的碰触。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栽花种草的简单人。因为孩子的不坚持,因为自己觉得应该善待每一个生命而不愿辜负可爱的花草,所以在代孩子打理三株含羞草时而惹出一些柔软的思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面对的是似乎有点人性的羞答答的含羞草。

(敬东东,任职于邵东市政协)

双清
SHUANGQING



望江亭

郑国华 摄

❖ 樟树垅茶座

我愿做春风里的一朵梅

谢丽英

西苑公园的梅花开了。这几天的朋友圈都被它霸屏了。

我还是经不住诱惑,忍不住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还未等我说明来意,便得到朋友的欢喜附和。朋友是个温文尔雅的女子,喜欢作文,喜欢摄影,因为兴趣相同,又性格相近,不知不觉我们便越走越近。

朋友总是那么贴心。到了约定的时间,径直将车开到我家楼下,耐心地等我简单梳洗,稍施粉黛,款款下楼。上了车,车载音乐里缓缓流淌的还是那些久听不厌的旋律。一路走过,按下车窗,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红的桃花,白的梨花,黄的油菜花;绿的青草,翠的枝条……这一切,都让自己有了久违的激动和欣喜。

其实,喜欢梅花,只是觉得它纯洁而质朴,绚烂而低调。它那么懂得生命的内涵,哪怕在最严寒的季节,哪怕只有很短的花期,都要最美地绽放,最真地展示。于是,发自心底地对它有种爱怜和痛惜,甚至有种虔诚的喜欢。

到了西苑公园,下了车,按照路牌的指引,走过一条长长的湖上回廊,便来到梅园。此时正是盛花期,白色、粉红、玫红的花朵欣欣然开满了枝头,一丛丛,一簇簇,似张张可爱迷人的笑脸。清风轻轻一吹,花儿显得愈加娇艳欲滴,让人不自主地心生爱意。

树下喧闹的人群,时不时传来阵阵欢快的笑声。回望,原来是一群活成少女的大妈,她们许是想起了过往的趣事,笑声

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几个小孩子笑着、闹着,在树间摆弄各种姿势,展露各种笑脸,尽情挥洒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偶尔,会有情侣携手从花间走出。女孩一个娇羞的笑靥,一声轻轻的啧啧,都难掩内心蜜一般的甜。

朋友向来优雅大方,面对眼前的美景,早已忘了惯有的矜持,情不自禁在镜头前展现最美的自己,生怕一转身就错过了这场花的盛宴。朋友灿烂的笑深深感染了我,不自主地,便放下了所有伪装,将自己沉浸进去。微风一吹,幽香沁入心脾,不经意间,便有了微醉。

三毛曾说过:“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缓缓飘来,似水长流。”与她交往并不多,但往往一句话,一个眼神,我们便能明白对方的心意。这些年,我们就这样,在县城不同的工作领域,各自忙碌,平素很少联系,但只要对方有心事,我们都会是最忠实的聆听者和开导者。都说人生下半场,该为自己而活。可我依然做不到,女儿、母亲、职员……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份责任同时催生了我的失眠、焦虑和狂躁。光阴就这样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方式经过了每个人,每个人又以不同的方式经过了岁岁年年。

归来时,已是夜幕低垂。各色灯光透过车窗映射而来,尽情演绎着各自的欢喜和忧愁。

(谢丽英,任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湘西南诗会

父母的爱情

(外一首)

袁通根

母亲的炊烟,从父亲的烟杆飘出
如一个个音符,抚慰人心
那一堆堆如小山包的柴禾
治愈无数个有风有雨的日子
母亲的炊烟,自然而纯粹
它来自父亲黝黑油亮的烟杆
旺盛的火花,懒散飘摇的火苗
一人坐着,一人蹲着
守着灶间的诗意人生
母亲的围裙,是一张地图
斑斑点点,标着菜地的位置
父亲烟杆一磕,穿过梯形诗行
去田里劳作。有时归来
像一只骄傲的企鹅
身子摇晃,手里还提个录音机
流行歌曲醉了乡间的黄昏
太阳月亮轮番上岗
静躺一隅的拐杖,老态龙钟
非黑非白的夜里
风数着日子,他们爱着彼此

雪夜归乡

此刻,没有什么比雪夜更干净了
天上那柄银亮的镰刀
早把地里的粮食收进仓房
变成灶房的血粑、糍粑、油豆腐……
一路跟随而来的松鼠和野鸡
把我送到村口,又逃之夭夭
生怕成了腊月的火锅美味
而我,只带回异乡的风尘
算是年味的一种调料
渗了些许墨迹的洁白雪地
呈现出故乡的原样
只是脚印被风扬起的雪花掩埋
毫无踪迹,让人感觉身份不明
不知是哪一家的归人
(袁通根,洞口高沙人,现供职于广东东莞市)

安静的灯

(外一首)

李斌

我还能寂静吗
是你,将未来的日子
调成了静音

立春后的雪
仍旧是武装到牙齿的冰冷
思念的文字
已不再装点,缘分的人间书

动用安静的灯
却再也找不到干净的呼吸
我用最后一丝雨
浇湿白纸

想着无字的世界里
是否可以
回忆属于自己的事情

和雨一起奔跑

近处,有水在移动
清澈的音乐
远远地,扑面而来

不起眼的草香四起,厚厚的
面对萤火虫的诱惑
夜里的灯
在路人的脚步声里
蠢蠢欲动

隐约传来
被风吹乱的故事
陪着季节
放下纸张,和雨一起奔跑

不再纠结内心的挣扎
月色在上
有些日子,醉在了手中
(李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绥宁县作协主席)